之理。本於天地。散於物宜。泛觀之而不得其深。則逃於隱。天下之理。運於天地。循於時度。漫觀之而不會其幾。則淆於動。於是乎志困於多阻而難於通。而聖人爲之立辭占以明其義而通之者。蓋唯其深也。於是乎務苦於多敗而難於成。而聖人爲之立變象以昭其法而成之者。蓋唯其幾也。唯究極其深。而於天地物宜之理。无所遺於毫末。故能盡通天下之所志而解其困。爲以言以卜筮者之所必尙也。唯研窮其幾。而於天地時度之理。无所

間於瞬息。故能盡成天下之所務而濟其苦。爲以動以制器者之所必尙也。然而能通之能成之者。果唯深唯幾之功也。抑又知唯其神之功也乎。蓋深者。至精之地。卽爲神之所宅。幾者。至變之天。卽爲神之所遊。唯神其宅之。故感而能通。唯神其遊之。故應而能成。而且盡通天下之所志。盡成天下之所務。均有不疾而速。不行而至者也。唯神故能之也。則非深幾之功。而神之功乎。觀於此。而乃見聖人之作易。不假人力而一從乎神力矣。然而无